

# 硕鼠、硕鼠，狂食我黍！

## 海口市一粮油储备公司董事长渎职受贿受审

《检察日报》江舟

粮食安全攸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粮仓硕鼠”危害更大。近日，海南省海口市第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柯圣春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在海口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柯圣春在担任海口市第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下称海口二储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虚假轮换储备粮，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先后收受蒙某、冯某等人财物共计225万元。

### 滥用职权 虚假轮换储备粮

57岁的柯圣春是海口市人。自2005年1月起，受海口市粮食局委派，担任海口二储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至2014年期间，海口二储公司在未经书面审核，且未书面向上级主管单位海口市粮食局申请、报备，未明确是否具备储备粮代储企业资格的情况下，违规将市级储备粮代储代轮业务承包给海南东银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东银公司）、海南国威隆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国威隆公司）、海口迎喜红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迎喜红公司）、海口宝来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宝来顺公司）四家民营企业。

在和东银公司法定代表人蒙某、国威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某、迎喜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宝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等人商议后，柯圣春以海口二储公司名义，与蒙某等人指定的粮食供货商签订合同并购买4000吨大米，之后和蒙某等人签订合同，约定将4000吨大米交给四家民营企业各1000吨进行代储代轮。

后来，海口二储公司根据海口市粮食局文件向琼山农发行申请储备粮免息贷款，在贷款拨到海口二储公司账户后，该公司将贷款转给上述四家民营企业指定的粮食供货商用于购买大米，并由四家公司进行粮食轮换。

检察机关侦查证实，海口二储公司利用与上述四家公司违规签订合同来完成储备粮储存和轮换任务，获得地方储备粮管理、轮换补贴。四家民营企业通过指定海口二储公司向供货商以指定价格购买指定品种大米，再通过代储代轮海口二储公司储备粮，无偿使用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给海口二储公司用于购买储备粮的政策性免息贷款，用于开展其公司私人粮食贸易业务从而获取了巨额利润。

2009年至2014年期间，为保障储备粮能够按时按质按量轮换，保证储备粮及时补库，海口二储公司向琼山农发行申请储备粮轮换贷款，将贷款转给东银公司、迎喜红公司指定的粮食供货商购买大米，大米运回海口后，海口二储公司在未要求二公司提供抵押的情况下，让东银公司直接将大米运回东银公司和迎喜红公司租用的仓库进行储存和销售营利。

### 官商联手 疯狂受贿数百万

“柯圣春有权，我们有钱，喂饱了权，我们自然会赚到钱。为表示感谢，也为了今后继续与海口二储公司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我先后送给柯总71万元。”蒙某毫不掩饰地说。

案卷资料显示：在2009年至2012年合作轮换粮业务期间，东银公司以次充好、将大米进行搭配销售，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共销售2.4万吨轮换粮。为感谢柯圣春在轮换粮代储代轮业务上的支持，蒙某按照每吨大米10元的标准向柯圣春支付回扣24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海口二储公司和冯某合作先购后销轮换粮业务后，从2009年至2012年共销售8000吨轮换粮，冯某按照每吨大米20元标准向柯圣春支付回扣16万元。

凡是能伸手的地方，柯圣春都会毫无顾忌地捞一把。2007年海口二储公司与庄某、黄某的公司开始合作储备粮代储代轮业务，庄某、黄某于2007年7月分别送给柯圣春10万元。2007年至2012年，两人又分别各送给柯圣春好处费30万元。

多次权钱交易，柯圣春逐步悟出了秘诀：只要能为他人办事，必然财源广进。

### 欲推罪责 检察官一一反驳

庭审中，柯圣春对于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对部分收受贿赂的性质进行辩解，他不认为自己犯滥用职权罪。他辩称自己对粮油储备工作高度重视，进行多元化管理，大事都要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控辩双方的一个焦点是：把“当日回笼”修改成“及时回笼”，柯圣春滥用职权导致储备粮受损贷款难以追回的问题。

案卷资料记载：合作的民营企业不合格，未提供抵押，原本约定的货款“当日回笼”也修改成“及时回笼”，合作企业回笼的进程越来越慢，到了后来甚至连贷款都被一公司挪作他用，3000多吨没有入库的粮食也做了虚假入库等等，这些都是柯圣春任期发生的事情。海口市检察院指控，柯圣春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并代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国有公司负责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柯圣春不承认滥用职权罪，他表示，与民营企业合作是因为当时存在困难，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多元化管理的需要。此事已向粮食局有关领导口头汇报，并经领导班子讨论。至于“当日回笼”改为“及时回笼”，是因为合作企业反映，因与银行上班时间有差别，当日回到银行入账有困难，才经讨论改为及时回笼。粮食虚假入库一事，柯圣春则辩称，粮食这一块都是由一个副经理负责，他之前对此并不知情，而且在2014年9月份发现此事后，马上启动了保粮追款，追回了300多万元，以及东银公司的一些资产。

柯圣春当庭只承认收受蒙某等2人46万元，并且已经把蒙某送给他的40万元“及时退还”。柯圣春称，蒙某节日送礼都送的礼盒，他不知道礼盒里有钱，出于朋友的情谊才收下。发现礼盒里装的是钱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蒙某，让他取回，但蒙某拒绝，他便通过蒙某的朋友将钱退还给蒙某。至于蒙某的朋友是否将钱退还给蒙某，就不知情了。对于柯圣春提出的异议，公诉检察官一一进行了反驳。

庭审法官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柯圣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柯圣春及辩护人提出的异议，认为缺乏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此案将择日宣判。

# 北京首名“红通”落网嫌犯受审认罪

## 孙新涉嫌挪用2200余万元填补炒股亏空

《新京报》李禹潼

7年前，曾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纳员的孙新，揣着出逃时匆忙取出的57万多公款，自深圳罗湖口岸出境，辗转逃至柬埔寨和泰国。直到去年6月，当柬埔寨和中国警察敲开其暂住地的门时，他知道，“一直等待的这一刻”终于来了。孙新也成为“天网”行动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后，北京市首个落网的“红通”人员。

7月5日上午，这名曾在7年任职期间挪用2200余万公款用于炒期货，却持续亏空的出纳人员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其犯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我沦落至此是咎由自取”，对于恐惧和孤独萦绕的那2000多天，孙新坦言自己过得十分落魄，最难过的时候，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

### 7年挪走2200余万公款

孙新今年46岁，北京人，1996年起在新闻出版局工作，案发时任主任科员，后被免职。

检方指控，孙新于2001年7月至2008年1月间，利用担任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财务出纳，负责收支公款、保管银行预留印鉴、支票等单位财务手续以及领取银行对账单等职务便利，将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2200余万元转入其控制的个人证券账户，用于证券交易，并先后归还人民币472.46万元，其余人民币1802.72万元尚未归还。

因被免去出纳职务，孙新于2008年1月至3月仿造了银行协定存款合同、协定存款账户对账单等交接材料，并与同事孙某完成了工作交接。同年10月21日，单位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协定存款账户已销户，要求孙新到单位说明情况，当日至23日，孙新从其控制的用于证券交易的银行卡中取出公款共计57.32万元，并携带潜逃境外。

检方认为，孙新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不退还，并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应以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5日上午9点半，身穿灰色T恤、黑裤子的孙新被法警带入法庭。与去年回国时相比，孙新看起来胖了一些，进入法庭时，他面色凝重，一直低着头。“我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同意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孙新表示没有异议。

### 称挪用公款堵证券亏空

孙新受审时称，自己任职期间负责保管单位财务章、人名章、管理支票及记账等工作。因做证券交易出现亏损，他决定挪走公款补亏空，待盈利后再把钱还回来。

检方介绍，孙新共挪走的2200余万公款，分3次转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用于14个证券账户。检方还当庭出示了孙新操作的西北证券、民族证券、首创期货等14个证券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孙新的账户共转入6000余万，转出4800余万，亏损1240万余元。

2008年3月，因工作轮岗，孙新与同事完成工作交接，为掩盖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孙新仿造了一个协定存款银行单据和明细提交给交接的同事。10月21日，仿造单据的事败露，在接到单位要求说明情况的电话后，孙新于当月22日乘飞机从天津到广州，23日从罗湖口岸出境至泰国。

庭审中孙新的辩护人提出，孙新挪用公款的目的在于弥补个人亏损，一直有归还的想法，挪用公款虽然数额特别巨大，但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并不是特别恶劣。辩护人提出，孙新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国家损失，但挪用的公款为单位闲置资金，且单位财物管理制度长期存在缺陷，客观上诱使孙新有机可乘。

辩护人称，孙新系初犯、偶犯，归案后主动配合办案，并以书面形式提交了悔过书，案发后也有退赔的意愿。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希望能从宽处理。

此案未当庭宣判。



2015年6月8日，逃亡境外7年之久的孙新从柬埔寨被押解回国，成为“红色通缉令”中首个归案的北京被通缉人员。新华社发

### 讲述：

#### “盲目”的逃亡路 最落魄时吃不上饭

“他不让我通知家属今天开庭，不想家人的生活被打扰。”辩护人介绍，孙新早年离异，与前妻联系不多，孩子与前妻一同生活，由其每月支付抚养费。

“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因为害怕被严惩，就想随着随便跑。”法庭上，孙新称，取了最后一笔钱后，其联系了网上查到的黄牛兑换了外币。孙新称，逃至泰国后，因签证时间限制，其无法逗留太长时间，后又去了柬埔寨。在国内时为开立期货账户，孙新曾找人办了两个假的身份证，虚假的证件成为孙新在外逃难的新身份。

孙新说，这七年，自己过的十分落魄。语言不通，工作难找，又不得不隐姓埋名，他曾在餐馆刷盘子，还曾在一段时间内吃不上饭。而相比生活的艰难，心理压力是更大的煎熬。

“我今天沦落至此是我咎由自取，希望法院能给我悔过的机会”，庭审结束前，孙新低着头，短暂沉默后做了陈述：“由于贪念作祟，我挪用公款用于证券交易并产生亏损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事情败露后，我没有勇气担当，采取了逃避的做法。在境外，我举目无亲，不知道去哪，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想起祖国和亲人，我潸然泪下，后悔莫及，负罪感、内疚感、思念和恐惧缠绕着我，痛不欲生……”